

吳興沈鎔選

第六集

國語文選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作文用書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冊	五一角元
標準國語文法	一冊	四角
語體文法表解	一冊	三角
語體文作法	一冊	二角
駢體文作法	一冊	五角
論說文作法	一冊	二角
紀敘文作法	一冊	二角
書翰文作法	一冊	五角
作文虛字用法	一冊	二角
最淺學詩法	一冊	二角五分
最淺學詞法	一冊	四角
簡便作聯法	一冊	三角

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七版

國語文選（第六集）

○（每集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募集者

吳興 沈鎔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開封 長沙 漢口 杭州 廣州 汕頭 重慶 新嘉坡

大東書局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例言

自學制革新，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應取何種教材？說者紛紜，莫衷一是。有用古文者，亦有主用近世文或國語文者。其實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儘可自由采擇，不必加以制限。惟是古文總集，坊架已多，選購一二種，已足誦習；而近世文與國語文，名作有限，專集無幾，其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又東現一鱗，西現一爪，非加之剔擇，蒼萃成編，則不足以饜學者之求。此本書之所由輯也。

本書所選，皆當代名人之作，以關於論學術，論宗教者爲多；其專涉某種主義者，雖學理精深，議論弘闊，概從割愛。何者？爲學之道，自有徑塗，未可躐等。如欲談馬克司主義者，須先有經濟之常識；欲明柏格森學說者，須先有哲學之根基。否則對之茫然，轉失文藝上之興味。且此種學科，自有專書，故不取焉。

本書凡分甲乙二種，每二十篇爲一輯。凡若干輯，文言入諸甲種，名近世文選；語體入諸乙種，名國語文選。曰甲曰乙者，係區別之辭，非等第之辭。讀者幸勿誤會，以爲抑語體而揚文言。

本書凡遇同類之論題，必集若干篇於一輯之中，雖或難，或解，或爲人辯護，或自寫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讀者於此，可以增進邏輯上之學識。

書中標點符號，悉仍原稿之舊。其有著作年月者，亦保存之，以便讀者明瞭作者某種之論調，蓋爲某時

期某事項而發也。

本書排印，雖細心校勘，然烏焉亥豕之誤，仍恐難免，惟望讀者逐時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

國語文選第六集目錄

敬業與樂羣·····	梁啓超
教育與政治·····	梁啓超
求學與辦事·····	朱執信
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蔡元培
習慣之打破·····	胡漢民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胡適
新思潮的意義·····	胡適
新文化的危機·····	朱執信
我之國語教育觀·····	張一麐
國語的應用·····	蔡元培
克卡撲氏社會主義史序·····	蔡元培
范堯深事略·····	嚴慎予

詩神的歌哭·····	劉延陵
研究佛法者應當注意的三箇問題·····	王恩洋
聽太炎先生講演志疑·····	邵力子
覆查光佛先生書·····	朱執信
與錢基博先生論周易書·····	朱謙之
對於研究現代藝術的我見·····	張辰伯
國畫上地理的觀察·····	汪亞塵
趣味的社會主義·····	俞寄凡

國語文選 第六集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

（八月十四日在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講演）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我所說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箇字，是人類生活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遊民，雖大聖人碰著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喫飯。」

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喫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什麼爲先？萬惡什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嫻爲首。」沒有職業的嫻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徹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箇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箇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嫻，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爲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爲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

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鶩，便是敬。業有什麼可敬呢？爲什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爲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爲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麪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爲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倒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唯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庖丁爲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什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

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箇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喫的飯。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銜著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箇字下注腳。若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人便是不敬。一箇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是褻瀆職業之神聖；從學理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其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嘆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

些人看著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喫酒，還不是一樣的洵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嘔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洵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遊民，終日閒游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才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卻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皺著眉頭哭喪著臉去做，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為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的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感。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游思妄想杜絕了，省卻無限閒煩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所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友朋強聒不舍，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一同受用。（學燈）

教育與政治

梁啟超

（七月三日在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講演）

一

教育是什麼？教育是教人學做人——學做現代人。

身子壞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無趣，所以要給他種種體育。沒有幾件看家本事，就不能養活自己，所以要給他種種智育。其他一切教育事項雖然很複雜，目的總是歸到學做人這一點。

人不是單獨做得成，總要和別的人連帶著做。無論何人，一面做地球上一箇人，一面又做某箇家族裏頭的父母或兒女丈夫或妻子，一面又做某省某縣某市某村的住民，此外因各人的境遇，或者兼做某箇學校的教師或學生，某箇公司的東家或夥計……尤其不能免的是無論何人總要做某箇國家的國民。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學會做單獨一箇人便了，還要教他學會做父母做兒女做

丈夫做妻子做夥計……乃至做國民。因爲不會做這種腳色，想做單獨一箇人決然是做不成的。各種腳色裏頭的一種腳色——國民，在從前是頂容易做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只要學會做單獨一箇人便學會做國民，倒也一點不費事。爲什麼呢？因爲國家表現出來的活動是政治，政治是聖君賢相包辦的，用不著國民管。倘若能永久是這麼著，我們倒不必特別學會做國民纔算會做人。如今可不行了，漫說沒有聖君賢相，便有，也包辦不了政治，政治的千斤擔子已經硬壓在國民肩膀上來了。任憑你怎麼的厭惡政治，你總不能找一箇沒有政治的地方去生活，不生活於良政治之下，便生活於惡政治之下。惡政治的結果怎麼樣呢？哈哈，不客氣，硬叫你們生活不成。怎樣纔能脫離惡政治的災難呢？天下沒有便宜事，該擔擔子的人大家都把擔子擔上，還要學會擔擔子的方法，還要學會擔擔子的能力。換句話說：一箇一箇人，除了學會爲自己或家族經營單獨生活所必要的本領外，還要學會在一箇國家內經營共同生活所必要的本領。倘若不如如此，只算學會做半箇人；最高也只算得古代的整箇人不算得現代的整箇人。教育家既然要教人學做現代的整箇人，最少也須劃出一部分工夫教他們學會做政治生活。

今天講演的標題是教育與政治，諸君別要誤會了：以爲我要勸國內教育家都拋棄本業來做政

治活動；以爲我要勸各位教師在學校裏日日和學生高談政治問題；以爲我希望各學校教出來的學生箇箇都會做大總統國務員或議員。這些事不惟做不到而且無益；不惟在教育界無益而且在政治界也無益。今日所最需要的：

一 如何纔能養成青年的政治意識：

二 如何纔能養成青年的政治習慣：

三 如何纔能養成青年的判斷政治能力。

三件事裏頭尤以第二件——養成習慣爲最要而最難。這三件事無論將來以政治爲職業之人或是完全立身於政治以外的人都是必要的。我確信這不但是政治上大問題，實在是教育上大問題。我確信這問題不是政治家所能解決，獨有教育家纔能解決。今日所講，便專在這箇範圍內請教諸君。

二

政治不過團體生活所表現各種方式中之一種。所謂學政治生活，其實不外學團體生活。惟其如此，所以不必做實務的政治纔能學會政治生活；惟其如此，所以在和政治無關的學校裏頭，很有

餘地施行政治生活的教育。

今請先說團體教育生活的性質：團體生活是變遷的進化的。在古代血族團體或階級團體裏頭，只要倚賴服從，便也生活下去。他們的生活方法是不必學的，自然無所用其教育。無奈這類團體在現代是站不住了。現代的團體，不是靠一兩箇人支持，是要靠全部團體員支持。質而言之：非用德謨克拉西方式組成的團體萬萬不能生存於現代，非充分了解德謨克拉西精神的人萬萬不會做現代的團體生活。因此，怎麼樣纔能教會多數人做團體生活，便成了教育上最困難最切要的問題。

中國現在有一種最狼狽的現象，是事實上已經立於不能不做現代團體生活的地位，然而這種生活，從前實在沒有做過。換句話說：幾千年傳下來的社會組織，實在有許多地方和德謨克拉西精神根本不相容。在這種社會組織底下生活慣了的人，一旦叫他做德謨克拉西生活，好像在淡水裏生長的黃河鯉魚，逼著他要游泳到鹹水的黃海，簡直不知道怎麼過法。還有一箇譬喻：可以說今日的中國人，正是毛蟲變蝴蝶時代，用一番脫胎換骨工夫能殼變得成，便是極美麗極自由的一隻蝴蝶；如其不然，便把性命送掉了。我們今日箇箇人都要發憤學做現代的團體生活。如其不肯學或學

不會，不惟團體嘩喇下去，便連箇人也決定活不成。今日中國最大的危險在此。

現代團體生活和非現代團體生活——卽德謨克拉西生活和反德謨克拉西生活分別在那裏呢？依我所見，想做現代團體生活，最少要具有下列五箇條件：

第一 凡團體員箇箇都知道團體是自己的——團體的事卽是自己的事，自己對於團體該做的那一部分事，誠心熱心做去，絕對不避嫌不躲懶。

第二 凡團體的事絕對公開，令箇箇團體員都得有與聞且監督的機會。

第三 每一件事有贊成反對兩派時，少數派經過充分的奮鬥之後仍然失敗，則絕對的服從多數，斷不肯搗亂破壞。

第四 多數派也絕對的尊重少數派地位，令他們有充分自由發表意見的餘地，絕不加以壓迫，而且絕對的甘受他們監督。

第五 箇箇團體員對於各件事都要經過充分的考慮之後憑自己良心表示贊否，絕對的不盲從別人，更不受別人脅迫。

這五箇條件，無論做何種團體生活都要應用。應用到最大的團體——卽國家時，便是政治生

活。擊這五箇條件和我前文所講三種需要比對：第一項屬於政治意識，第二三四項屬於政治習慣，第五項屬於判斷政治能力。

三

這五箇條件，從今日在座諸君的眼光看來，真算得老生常談。但我們須要知道：這點點子常談，中國人便絕對的不能辦到。不惟一般人爲然，即如我們在座的人自命爲優秀分子智識階級的怕也不能實踐一件！我們又要知道：現代中國人爲什麼在世界舞臺上變成「落伍者」？所欠就在這一點點。十年來的政治乃至其他各種公共事業爲甚麼鬧得一塌糊塗？病根就在欠這一點點。

如今先說第一箇條件：我們向來對於團體的事是不問的。這原也難怪，因爲我們相傳的習慣，並沒有叫多數人問事：一家的事，只有家長該問，一國的事，只有皇帝該問。我們若安心過這種生活也就罷了，無奈環境不許我，已經逼著要做人人問事的協同生活。我們承認要往新生活這條路上走，卻抱持著舊生活抵死不肯放，無論何時總是擺出那「老不管事」的臉孔來。政治上的事且慢說；即如一箇公司的股東，公司和他自己本身的關係不是最密切嗎？試問在那箇公司開股東會時候，多數股東熱心來問公司的事？除非是公司鬧出亂子來股東著急跳一陣，卻是已經賊去關門來